
人僕

譯放原汪

行印館書圖東亞海上

1928



人 僕

譯放原注

館書圖東亞海上

1928

——僕——人——

版權
所有

■ 定價大洋三角 ■

譯 者 汪 原 放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譯者的話

這六篇短篇小說都不是我最近譯的，有的是六七年前譯的，有的是八九年
前譯的。

我記得我動手譯短篇小說的時候，第一篇就是譯了西梅亞樂甫的僕人，
因此，我就用他做了這本小冊子的名字。

西梅亞樂甫的生卒不詳，他大概是托爾斯泰同時的人。我用來譯的本子
的序裏面有幾句說到他的話：他是一個農民，他的作品多數是描寫農民生活
的。他不懂得什麼叫做『浮華典麗』的文學，他有一天忽然大胆的寫了他的
第一篇創作。他的文字非常樸實，寫人寫事，唯妙唯肖，有聲有色，不但得

到托爾斯泰的極大的同情與鼓勵，而且使全俄的作家驚嘆。僕人一篇，正足以看出他的作風。

只有上帝知道一篇是主張無抵抗主義的托爾斯泰（一八二八——一九〇九）的代表作。

契柯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的賭東道的中心思想是要稱一稱那個時代的『金錢』與『自由』的斤兩。我這一句話，自然還不能概括他這一篇文章的含義。

莫泊三（一八五〇——一八九三）的兩篇：過繼是根本不滿意於經濟制度的，一個女瘋子是反對殘忍的戰爭的。

小說月報裏說梭羅古勃生於一八六三，卒年不詳；『他的作品多取材於人類心理之病的方面及人生之悲痛悽慘』的。捉迷藏正是這類的作品。

這幾篇小說，俄國的曾登學燈，法國的曾登覺悟，可惜時期都記不清楚了，大概是在民國八九年的時候。

翻譯是一件極難的事，我這一次把舊稿重校一次，修正不少錯誤，但錯誤一定還不能免，請讀者指教！

汪原放。民國十七年，十，二九。

目 次

僕人（西梅亞樂甫著）	一
只有上帝知道（托爾斯泰著）	一七
賭東道（契柯夫著）	三五
過繼（莫泊三著）	五三
一個女瘋子（莫泊三著）	七一
捉迷藏（梭維古勃著）	八一

僕人

俄國西梅亞樂甫(S. T. Semyonov)著

一

喬來雪姆正在個很難找事的當口回到莫斯科，那時正是耶穌聖誕節前幾天，那怕是有件不大滿意的事在手裏的人，都厮守着，希望得一些賞賜。那個鄉下少年，跑來跑去的找事，找了三個星期，都找不着一個位置。

他耽擱在從他村裏來的親戚朋友家裏，雖然還不十分困苦，却也使他寒心，像他這樣一個年富力強的人，會沒事幹。

喬來雪姆從小就在莫斯科生長。他很小的時候是在一個酒坊裏當一個洗瓶的，後來又在一家當小使。前兩年，一個商人僱了他，倘若不是因為兵役把他召回了本村，他還是守着那個位置咧。但是他却沒有被派遣。他覺得老守着本村實在無味，又不慣鄉下的生活，所以決意跑到莫斯科想想法子，比在家裏多少總好些。

他漸漸的煩悶起來，因為他只是閑着在街上走。他千方百計的圖事，終於圖不到隨便一件什麼事幹。惹得他所有的朋友都厭煩了，他甚至於在路上闖着人便問什麼地方有位置，却都不成功。

到後來，喬來雪姆覺得再也不能累他的朋友了。有的見了他來就怕，有的爲了他被主人說嫌話。他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了。有的時候，他成天的沒有東西吃。

有一天，喬來雪姆去到莫斯科的邊境，離沙利爾力克不遠的一處所在，去瞧住在那兒的一個同村的朋友。那人是一個商人——叫做蕭樂夫先生的——的馬夫。跟他的主人家有許多年了。因為他對於主人家十分恭維，所以蕭樂夫先生非常信任他，中意他，優待他。他使得他的主人這樣，全憑着一張流利的嘴。什麼人都說他不過。

喬來雪姆走上來便問了他的好。那馬夫却也殷勤地接待他，請他喝茶，請他吃東西，並且問他的景況。

喬來雪姆說：『笨力來克，我很不好，我幾個星期都沒有事幹了！』

『你會求過你的老東家仍舊用你不曾？』

「我求過了。」

「他不肯再用你了麼？」

「用了別人了。」

「唉！你們少年人往往是這個樣子的。你們平時伏侍東家都是平平淡淡的，走的時候，往往又把門路塞住了，再也不能回去。假如放誠心忠實點的，他們包管時刻記掛着，就是再回去的話，他們不但不拒絕你們，不用說，一定要把補了你們的位置的人辭退了的。」

「怎麼做得到呢？現在這種時候，那裏還有那樣的主人，而且，我們又不是天使。」

「多話有什麼用？我來告訴你，說到我自己，倘若是有什麼事要家去一次，回來的時候，蕭樂夫先生不但沒有什麼話說，並且高興的很咧。」

喬來雪姆低頭坐着。他看見他的朋友這樣誇口，想了一個使他高興的法子。

他說道：「答力來克，我知道的，但是像你這樣的人，實在難得。假如你是一個不太能幹的人，你的主人家未必能用你十二年之久。」

答力來克十分高興。他喜歡人稱讚。

他說道：「着啊。倘若你同我一塊兒學學我的榜樣，包管你不至於成年成月的沒有事幹。」

喬來雪姆沒有回答。

答力來克被他的主人叫了去了。

他對喬來雪姆說道：「等一會兒。我去一去就來。」

「很好。」

他回來說時半點鐘之內一定要把馬車備好，他的主人家要到城裏去哩。

他抽着烟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的踱了幾轉。然後他走到喬來雪姆面前站住。

他說道：『我的孩子，你聽着，倘若你願意，我就求我的主人用你在這裏當一個僕人。』

『他要用一個人麼？』

『我們本來有一個，但是他太不行了。他漸漸老了，幹不了什麼事了。

那老頭子連地都掃不乾淨，我們真僥倖，不是在一個繁盛的所在哩，不然的話，巡警早就來干涉了。』

『答力來克，倘使你可以替我說一說，那就千萬費你的神了。我一輩子

也不會忘了你的。我不能長此沒有事幹。」

「好，我一定替你說。你明天再來，包管就有大把的錢進入。」

「答力來克，多謝你。你是一定要替我說的了？千萬請你幫我的忙。」

「當然。我一定替你說。」

喬來雪姆走後，答力來克便把馬車備好，把馬夫的衣裳披上，把車子拉到門前。蕭樂夫先生從屋裏走出來，坐上了車，馬就跑起來了。他在城裏的事完了，回到家裏來。答力來克看見他的主人高興的時候，對他說道：

「先生，我有一件事求你老。」

「什麼事？」

「我村裏來了一個年輕的人，是一個好孩子。却沒有事幹。」

「是的麼？」

「你老可以用他麼？」

「我要他做什麼用呢？」

「用他做做雜事。」

「那麼僕利客配克呢？」

「他有什麼好？此刻正好把他歇了。」

「那恐怕不好罷。他跟我多年了。我不能沒有一點道理要他走路。」

「跟你實在是多年了。他可不是白做。他有工錢。他一定積蓄了一些錢老來用。」

「積蓄起來了！他怎麼能夠積蓄起來呢？從那裏積蓄呢？他又不是孤單一個人。他要養他的老婆，她也要吃，也要喝。」

「他的老婆日裏做散工也賺錢。」

「她也賺不少！賺的夠用？」

「你老爲什麼這樣替僕利客配克憂慮呢？老實告訴你老罷，他真是一個不好的僕人。你老何苦要在他身上用錢呢？應該掃地的時候，他都不掃，簡直是沒有一件事做得叫人滿意。輪着他守夜的時候，他每晚偷偷的出去至少要十次。他實在經不起大冷。你老瞧，總會有一天，因爲他受巡警來干涉。冬令的巡查員快要到我們這兒來了，你何苦替僕利客配克挑担子。」

「總有點過不去。他跟我跟了十五年了。他老了的時候要這樣待他——這真是罪過。」

「罪過！你老這樣待他有什麼妨礙呢？他又不會挨餓。他可以到養老院裏去。有了這樣一把年紀，也應該養老了。」

蕭樂夫先生想了一想，覺得也不錯。

後來他說道：『好罷。你把你的朋友帶來再說罷。』

『先生，我就把他帶來。我真替他難受。他實在是一個好孩子，長久沒有事幹了。我知道他一定能夠誠實的伏侍你老人家。因為了兵役一定要回到本村去報到，他竟把先前的職業失掉了。倘若不是因為那件事，他的主人家再也不捨得讓他走咧。』

四

第二天晚上，喬來雪姆又來問道：

『你替我辦到了麼？』

『有幾分靠得住了。先喝一口茶，我們再去見我的東家罷。』

喬來雪姆連茶都不想喝了。他急於要定當下來；但是又却不了他的情，

接連喝了兩杯茶，他們就進去見蕭樂夫先生。

蕭樂夫先生問喬來雪姆從前在什麼地方，幹過什麼事。再說到用他做各種雜事，明天就要來上工。

喬來雪姆真歡喜得要命的。他高興得幾乎站不住腳了。他跑到馬夫房裏去，答力來克對他說道：

『好，我的孩子，你應該小心幹下去，不要丟我的臉。你知道，做主人家的都是一樣的。你一次錯誤，被他們發覺了，以後再也不肯輕易的放過你哩。』

『答力來克，你不容煩神。』

『很好——那很好。』

喬來雪姆出去，要經過院子纔出大門。樸利客配克的房間就在院子裏。

喬來雪姆經過的時候，窗上的光線直射着他。他心想瞧一瞧他的將來的家，可惜百葉窗上被霜遮沒了，瞧不進裏面去。他只得在外面聽一聽房裏的人說些什麼話。

『我們現在怎麼好呢？』一個婦人的聲音說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討飯去，我想。』一個男人回答，不用說是樸利客配克了。

婦人又說道：『我們只好討飯。除此簡直沒有什麼別的法子。唉！我們這種苦人，真是苦命。天天從早晨做到夜晚，到老來，只落得一個「去你的罷」！』

『我們如何是好呢？我們的主人家現在不是我們的了。現在也沒有對他說情的餘地了。他只顧他自己。』

『主人家都是這樣鄙吝的。他們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我們規規矩矩的誠誠實實的伏侍他這些年，真是把心力都用盡了。那時候倒不歇掉我們。現在我又不是有一點事都做不來了，竟不肯再留我一年。我們倘若不是因為身體不大強壯了，就此隨意走了也不是什麼使不得的。』

『不能完全責備主人家，應該怪他的馬夫。答力來克想把這個位置給了他的朋友。』

『是的，他真是一個惡魔。他最會曉舌。你等等，你這樣狠心多嘴，我總有方法對付你。我一定去告訴主人家，他怎樣欺瞞他，怎樣偷他的稻草。我來一件一件的把他寫下來，看他明白不明白。那東西真害得我們好苦。』

『你不要這樣罷，老太。不要造孽了。』

『造孽？我說的不是真話麼？我說的實在都是親眼看見的，我決意一五

一十的去對主人家說出來，好叫他明白。爲什麼不能呢？除此，我們怎麼好呢？我們到那兒去呢？他真害得我們好苦呀，害得我們好苦呀！」

老婦人嗚嗚咽咽的流下淚來。

喬來雪姆聽見這一席話，心裏好像刀割一般。他知道老頭子實在是大受他的影響，心裏怪難受的。他默站了半響，不知道怎麼纔好了，他還是掉轉身來跑到馬夫房裏去。

「啊，你有什麼事忘了麼？」

喬來雪姆吶吶的說道：「不是的，答力來克，我來——聽見——我實在感激你的很——因爲你這樣好心待我——費了許多神——但是——我，現在，不願就這件事了。」

「怎麼哪！這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別的。我不願幹這件事了。我另外去找一件事幹幹。』

答力來克大發火。

『你這蠢才，你當我是一個呆子麼？你來求我的時候，滿口的——「千費神，萬費神，替我說，替我幫忙，」——現在事情成功了，你倒不幹起來了。你這糊塗人，真丟我的臉！』

喬來雪姆沒有話回答。他漲紅了臉，頭也不敢抬起來。答力來克掉轉身去，再也不說什麼。

喬來雪姆偷偷的把帽子戴上，走出了馬夫房，輕輕巧巧的走過了院子，出了大門，跑到街上去了。他反覺快活了，心裏也輕鬆得多了。

人 僕

只有上帝知道！

俄國托爾斯泰(Leo N. Tolstoy)著

維來的米耳城裏有一個年輕的商人，叫做伊文的密萊支愛克斯樂甫。他有兩個舖子，一所房屋。

愛克斯樂甫是一個很文雅的捲髮可愛的滿面笑容的少年，極喜歡的是音樂。他小時候最愛喝酒，有時喝得爛醉；但是結婚以後，忽然改了脾氣，不常喝了。

有一日，是一個夏天，愛克斯樂甫要到尼斯來市場去。辭別家人的時候，他的妻對他說道：『伊文的密萊支，今天不要動身罷；我昨夜夢見你，

是一個不吉兆的夢。」

愛克斯樂甫笑起來道：「你是生怕我到了那裏又要花天酒地了。」

他的妻答道：「我不知道我害怕的是什麼；我只知道我夢見的是一個不吉兆的夢。我夢見你從城裏回來，脫了帽子的時候，看見你的頭髮是灰撲撲的。」

愛克斯樂甫又笑起來。他說道：「那是好連氣的預兆。你瞧我把貨色賣完了，從市場上揀辦些東西來送你。」

所以他對着家人說了一聲再會，就上馬去了。

他走了一半的路，碰見一個認識的商人，那一晚他們就一塊兒在一個客棧裏住下了。他們喝了茶以後，便到兩隔壁的房間裏去睡覺了。

愛克斯樂甫不慣晏起，又想趁着早涼上路，所以天不會亮，就催着他的

馬夫起身備馬。

他尋到客棧主人（住在客棧後面的一所草房裏）那裏，算了房錢，就此上路。

他走了二十五里路光景，歇住喂馬。愛克斯樂甫在一個客棧的廊下歇息一會兒，走到廊外面去散散步，順便泡了一壺茶，把他的六絃琵琶拿出來彈彈消遣。

忽然間，一架鈴聲叮噹的馬車來到面前，一位軍官下車來，兩個兵跟隨着，走向前問愛克斯樂甫是什麼人，打從那裏來的。愛克斯樂甫一一的回答他，並且問道：『你願意同我喝一杯茶麼？』但是那位軍官只管橫問豎問的盤問他，『你昨晚在什麼地方住？你是孤單一個人，還是有別的同伴呢？今天早起，你可瞧見過別的商人沒有？你爲什麼天不亮就離開客棧？』

愛克斯樂甫覺得很奇怪，他爲什麼要被人這樣的盤問哩，但是他却把遇着的事細細的說給他聽，並且說道：『你爲什麼把我當做盜賊似的盤問呢？我是行商的客人，你無須來盤問。』

那軍官把他的兵喚近來，說道：『我是當地的警官，我盤問你是因爲昨晚同你一塊兒住的那個商人如今發覺被人殺死了。我們一定要檢查檢查你的東西。』

他們進了房。兵和警官把愛克斯樂甫的行李打開來搜查。那警官果然在一只袋裏搜出一把刀來，問道：『這是誰的？』

愛克斯樂甫一瞧，瞧見一把血淋淋的刀從袋裏抽出來，大駭。

『這把刀上怎麼有血蹟呢？』

愛克斯樂甫想回答，可是再也回答不出一個字來，只是啞啞的吃吃的說

道：『我——我——不知道——不是我的。』

那警官道：『今天早起，那商人發現在牀上，喉管被人割斷了。除了你沒有別的人幹這勾當。那房門是裏面鎖了的，除了你沒有別的人在裏面。你這袋裏的血淋淋的刀，你這副面色，你這副神氣，顯然是你！老實對我說，怎樣把他殺了，偷了他多少錢？』

愛克斯樂甫發誓他並沒有幹這一回事；他們喝過茶以後，他就沒有看見那個商人；他除了自己的八千盧布，並沒有別的錢；刀又不是他的。但是他的聲音失了常度，他的面色變青白了，索索發抖，好像犯了罪似的。

那警官叫他的兵把愛克斯樂甫綁上車去。他們把他的脚綁起來，揸進車裏去的時候，愛克斯樂甫橫倒了，痛哭起來。他的錢，他的貨，都被扣留了，還把他解到左近一個城裏去監禁起來。官廳派人到維來的米耳去查問他平日

的行爲好壞。城裏的居民和商人都說他從前雖然開蕩好酒，却是一個好人。開庭裁判了：判定他犯的罪是謀害從萊遜地方來的一個商人的命，搶劫了他兩萬盧布。

他的妻大失望，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她的小孩子都還很小；一個還抱在懷裏咧。她帶了他們一齊到她的丈夫監禁在那裏的城裏去。起初還不許她進去；但是再三的哀求，她纔得到獄官允許進去瞧她的丈夫。她看見丈夫穿了犯人的衣服，鎖了鐵鍊，關在盜賊一塊，登時昏倒在地上，半日纔醒轉來。她把小孩子牽近來在他身邊坐下。她對他說說家裏的事，又問他怎樣會弄到這步田地。他詳細的把經過的告訴了她。她問道：『我們現在怎麼好呢？』

『我們一定要請求皇上不要磨折沒有罪的人。』

他的妻對他說是早已上過請願書給皇上，可是被拒絕了。

愛克斯樂甫沒有回答，低着頭望着地上。

他的妻說道：『我夢見你的頭髮變了灰色，真不是沒有原故呀。你記得麼？那日真不該動身哪。』她的指頭搔着頭髮，又說道：『最親愛的，對你的妻說句實話罷；果真不是你幹的麼？』

愛克斯樂甫用手遮着臉，哭起來道：『你也來疑心我！』說到這裏，一個兵走進來叫他的妻和小孩子立刻出去；愛克斯樂甫對他的家人說了一聲最後一次的再會。

他們走了之後，愛克斯樂甫回想到剛纔所說的話，他想起他的妻也疑心他，他自己對自己說道：『只有上帝知道實情；我們只有求上帝，希望得着他的恕免。』

愛克斯樂甫再也不寫請願書了；他也不希望什麼，只管禱告上帝。

愛克斯樂甫自從被毒打以後，又解到黑牢去受苦。他遭粗繩子痛打了一頓的傷，經醫生醫好以後，他就同別的犯人一塊兒被驅逐到西比利亞去了。

愛克斯樂甫充軍到西比利亞二十六年之久。他的頭髮白得如同雪一般，鬚鬚長得又長又細，也夾花白了。他絲毫沒有趣味可言；他的腰也彎了，走路來很慢，說話很少，從來不曾開過笑臉，但是他却常常的禱告。

愛克斯樂甫在獄裏學會了做皮靴，稍微賺得幾文錢，就拿來買聖徒言行錄。獄裏的光線足夠看書的時候，他便讀這些書；每逢禮拜日，他就到獄裏的教堂裏去讀聖經，唱讚美歌，因為他的聲音還好。

獄吏都喜歡愛克斯樂甫，因為他很和氣。一塊兒的犯人也敬重他；他們喊他『老伯伯』，喊他『聖人』。他們有事要求獄吏的時候，常常請愛克斯樂甫代表去說。他們當中有的吵鬧起來的時候，都到他面前去評論，請他裁

判。

愛克斯樂甫得不到一點家裏的消息，他也不知道他的妻和小孩子還活着不是。

有一天，又有一班新犯人押到獄裏來了。到了晚上，老犯人團團的圍着新犯人，問他們打從那個城裏那個村裏來的，犯了什麼罪。只有愛克斯樂甫在新來的旁邊坐下，低着頭聽他們說些什麼。

有一個新犯人，是一個高個子，六十來歲，很強壯，一口密密的短短的夾花白的鬍子，正在對人說他爲什麼被捕。

他說道：「我不過是牽了拴在雪車上的一匹馬，我就被捕，判定了偷的罪。我說我牽了那匹馬不過是暫時用一用，快些到家，到家之後便放還了；況且那個馬夫是我的知己朋友。所以我說「這是沒有錯的」。但他們說「不

對，你是偷的」。說到我怎麼樣從那兒偷了那匹馬，他們却又不知道。我有一次着實做下一件大案子。依理，我早就應當到這裏來了，可是那時節却又不曾發覺是我。這番我被充軍到這裏來委實是冤枉……唉！但是我告訴你們的都是謊話；我從前也曾充軍到西比利亞過了，不過時間不久罷了。」

有的問道：「你從那裏來的呢？」

「從維來的米耳。我家是在那個城裏的。我的名字叫做瑪喀，他們也叫我做西梅亞力支。」

愛克斯樂甫抬起頭來說道：「對我說，西梅亞力支，你可知道維來的米耳城裏的一個商人叫做愛克斯樂甫的的景況？他們還在嗎？」

「他們嗎？我自然曉得的。他們很有錢，雖然他們的父親在西比利亞；同你我們是一樣的罪犯！說到你老，到底爲了什麼事到此地來的呢？」

愛克斯樂甫不願述說他的不幸。他嘆了一口氣，說道：『因為我的罪，我到這裏已經二十六年了。』

瑪喀·西梅亞力支問道：『什麼罪呢？』

愛克斯樂甫僅僅說道：『不消細說——我值得就是了！』他不願再說下去。但是他的同伴們對那新來的把愛克斯樂甫怎麼到西比利亞來，怎樣有人殺了一個商人，把口刀放進愛克斯樂甫的東西裏面，以至於愛克斯樂甫很不在理的判了罪的話說了。

瑪喀·西梅亞力支聽了這些話之後，瞧着愛克斯樂甫，拍着大腿，叫起來道：『奇怪的事！實在奇怪！老伯伯，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其餘的人問他為什麼這樣驚訝；從前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愛克斯樂甫；但是瑪喀·西梅亞力支不回答。他僅僅說：『朋友，我們在此地碰頭，真是奇

怪之極了！」

這些話使得愛克斯樂甫疑心這個人大約知道殺死商人的是誰；所以他說道：「西梅亞力支，大約你是聽見過這一回事的了，或者從前曾經看見過我麼？」

「我怎麼會不聽見？世上的謠言怪多哩。但是，這是很早的事了，我也把我聽見的忘了。」

愛克斯樂甫問道：「我想你聽見過殺死商人的是誰了？」

瑪喀·西梅亞力支笑起來答道：「是在他袋裏搜出刀來的那個人！倘若

是別人把刀子藏在那裏，那就是俗語說的「除非捉着他不是賊」了。袋在你的頭底下，別人怎麼會藏進去呢？倘若是藏進去的，當然會把你驚醒了。」

愛克斯樂甫聽了這些話，他明白了，殺死商人的就是這個人。他站起來

走開了。愛克斯樂甫徹夜睡不着。他覺得十分難受，他的心裏起了種種的想念。他想着他的妻當他動身到市上去分別的時候的模樣。他好像看見她站在他面前；她的面孔朝着他，眼睛射着他；他聽見她說話，她笑。他又看見他的小孩子，很小，像他們在那個時候：一個穿了一件外套，一個貼在他的母親的懷裏。他又想起他平常時——年輕和快樂。他記起他怎麼樣在那個客棧的走廊外面——被捕的地方——彈琵琶，怎麼樣失掉了自由。他心裏看見他被毒打的地方，那行刑官，團團的站在旁邊瞧的人，鐵索，犯人，二十六年獄裏的生活和他的老景。這些思念，使得他傷心萬狀，準備自殺。

愛克斯樂甫想，『這都是那賤人幹的勾當！』他可惡瑪喀。西梅亞力支到了極處，甯可將性命不要，也要復仇。他徹夜祈禱，但是得不到安甯。日裏他不但走近瑪喀。西梅亞力支，連瞧也不瞧他一眼。

兩個星期過去了。愛克斯樂甫晚上睡不着，他困苦萬分，不知道怎麼樣纔好。

有一晚，他在獄裏踱來踱去的時候，他看見犯人睡的架下，有些泥土翻了起來。他停住脚，瞧瞧到底是什麼。馬略。西梅亞力支忽然在架底下爬出來，面上很驚慌的瞧着愛克斯樂甫。愛克斯樂甫裝做不看見似的想走過去，但是馬略。西梅亞力支一把扯住他的手，對他說，他在牆底下打了一個洞，泥土放進長統靴裏，犯人趕出做工的時候，丟到路上。

『快不要做聲，老頭子，你也可以逃出去的。你若說破我的機密，不消說，他們一定要打得我要死，但我一定要先殺了你。』

愛克斯樂甫駭得顫顫的抖，他瞧見他的仇人，分外惱怒。他伸出手來，說：『我不想逃走，你也不必殺我；你早就殺了我了！說到你，我或者要殺』

你，或者不殺你，那就只有全憑上帝的指示了。」

第二天，犯人領出去做工的時候，監察的兵瞧出犯人裏面有一個從他的靴裏倒出泥土來。獄裏大搜查。地洞發覺了。獄官到來盤問犯人是誰打的地洞。他們都說不知道。那些知道的都不忍說出瑪咯。西梅亞力支，曉得他要被打個半死的。獄官知道愛克斯樂甫是一個誠實的老人，所以到後來對他說：

『你是個誠實的老人；對我說，在上帝前，是誰打的洞？』

瑪咯。西梅亞力支站着，沒有關係似的，對着獄官，一眼也不瞧愛克斯樂甫。愛克斯樂甫想說的樣子，兩手發抖，好一會，他說不出一個字來。他想，『我爲什麼要替害我不淺的人遮掩呢？正好叫他償了我所受的苦痛。但是我倘若直說了出來，他們一定是要把他打得半死的，或者我錯疑了他也不』

可知。那麼，到後來，我有什麼好呢？」

獄官催逼着問道：「老頭子，對我說實話：誰在牆底下打過洞？」

愛克斯樂甫瞥了瑪喀。西梅亞力支一眼，說道：「我不能說，老爺。我要說，不是上帝願意的！你要怎麼辦我就怎麼辦好了，橫豎我是在你的手裏的。」

無論獄官怎樣盤問，愛克斯樂甫只是不說，所以這會事就攔過一邊了。

有一晚，愛克斯樂甫躺在牀上將交眼的時候，有一個人輕輕巧巧的走近來坐在他的牀上。他從黑暗裏瞧去，分明是瑪喀。

愛克斯樂甫問道：「你還要我的什麼？你來做什麼？」

瑪喀。西梅亞力支不做聲。所以愛克斯樂甫立刻坐起來說道：「你要怎麼樣？走開些，不走開我就要叫衛兵了！」

瑪喀·西梅亞力支彎下去，靠近愛克斯樂甫，低低的說道：『伊文的密

萊支，恕我的罪！』

愛克斯樂甫問道：『爲什麼呢？』

『殺了商人把刀子藏到你的東西裏面的是我。我本來也想把你殺了，但是外面有了響聲，所以我把刀子連忙藏進你的袋裏，從窗口逃走出來了。』

愛克斯樂甫不做聲，他不知道怎麼說纔好。瑪喀·西梅亞力支下牀跪在

地上。他說道：『伊文的密萊支，恕我的罪！因爲上帝的愛，恕我！我一定去實招出來殺商人的是我，你是要被釋放回家去了的。』

愛克斯樂甫說道：『你說得真容易，但是我爲了你受了這二十六年的苦楚了。如今我能到那裏去呢？……我的妻是死了，我的小孩子是忘了我了。

我沒有地方去了……』

瑪喀。西梅亞力支不起來，在地上磕頭。他說：『伊文的密萊支，恕我的罪！他們即使用粗索痛打我，那種難受實在還比不得現在我對着你這樣難受咧。……你可憐見我，一句不要說。因為上帝，恕了我罷，我真是一個下賤的人！』他哭將起來。

愛克斯樂甫瞧着他哭，他也簌簌不住的流下淚來了。

他說道：『上帝必定恕你！我或者實在比你還壞上百倍咧。』他說了這些話，他的心裏反覺得好過了；思家的念頭，也打消了。他也不作出獄之想了。他只盼望他的死期快到了。

愛克斯樂甫雖然這般說，瑪喀真個去承認了他的罪。但是釋放的命令到的時候，愛克斯樂甫已經死了！

賭東道

俄國契柯夫 (Anton P. Chekhov) 著

這是一個秋天的夜裏。那銀行老板在他的書房裏踱來踱去的，想起十五年前，一個秋天，他開的那一個大宴會。到會的有許多了不得的人，也有許多極有趣味的談論。他們談了許多事以後曾談到殺頭一件事。那些賓客裏面有幾個是學問家，有幾個是新聞記者，大約多數都不贊成殺頭。他們都以為這種刑法是絕對的不合於耶穌教義的，絕對的不道德的。却也有幾個覺得殺

頭這種刑法還是改做永遠監禁的好。

那主人說道：『你們的話，我都贊成。我自己雖然是不會驗經過什麼殺頭，也不會經驗過什麼監禁，但是要我平心論斷起來，我的意思覺得殺頭比之永遠監禁究竟道德些，人道些。殺頭一會兒就死了，永遠監禁叫你慢慢的死。那一個行刑官比較人道一點呢？一個在幾秒鐘之內便把你殺死了，一個慢慢的叫你死，甚至於幾年之久。』

客人之中有一個說道：『這兩種刑法是一樣的不道德的，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要人的命。這是上帝不許的，對於拿不回頭的東西決不能生一個硬要把他拿去的念頭。』

賓客之中有一位律師，是一個年輕的人，年紀總在二十五歲左右。大家問到他的意見的時候，他說道：

『殺頭和永遠監禁都是一樣的不道德；但是，倘若叫我在這兩樣裏揀擇一樣，我甯可揀後一樣。活着一會兒比之一會兒也不活着究竟好一點。』

這一場辯論好生利害。那時候，那位銀行老板年紀還輕，自然性子躁，登時氣起來，把桌子一拍，掉轉頭來對着那位年輕的律師叫將起來：

『這是騙人的話！你倘若能夠在一個黑房子裏靜靜地坐上五年，我給你兩百萬銀子！』

那律師回答道：『你的話要是果真，我不賭五年，就賭十五年。』

銀行老板道：『十五年！好，先生，我和你賭兩百萬銀子就是了。』

律師道：『就是這樣說。你賭兩百萬銀子，我賭我的自由。』

這一場很奇怪很可笑的賭鬥算是結束了。那時候，這位銀行老板身邊的銀子也數不清是多少幾百萬，都是輾轉賺起來的和掠奪來的，真是一位毫無

心事的富翁。晚餐的時候，他笑迷迷的，帶着幾分談諧，對那位律師說道：

『孩子，現在還來得及，你要仔細的思想思想才好。兩百萬銀子，在我真算不了什麼，但是你要白白地丟了三四年可貴的光陰呢。我說三四年，因為我決定你再也不能耐心地坐下去了。孩子，你要曉得，自己願意坐牢，比之被人逼迫着去坐還要尊重得多哩。你要是存了一個你隨時可以釋放你自己的心，老實說，你一生的信用就葬送在這個牢裏了。我可憐你哪。』

那銀行老板現在一面躡來躡去地走着，一面把從前這些事一樁樁的想了起來，問着他自己道：

『我為什麼賭這個東道呢？有什麼益處呢？那位律師白白的拋了十五年光陰，我丟了兩百萬銀子。這個可以使得大家曉得殺頭比之監禁果然是好一點壞一點嗎？不然，不然！都是胡鬧，都是不中用的。在我呢，檢直是請了

一位老祖宗來供養着；在那位律師呢，也不過是爲着一點子黃澄澄的金子罷了。」

他又把那一晚散會以後的情形想了起來。當晚便把這銀行老板家的花園裏的一座廂房作爲監牢，立刻便把那位律師正正式的送到牢裏去。當下說定，在十五年這個時期之中，也不許他走出門檻一步，也不許他接見一個外人，也不許他聽見外面人談話的聲音，也不許他接收信件和新聞紙。但是准他帶一副音樂器進去，准他在裏面讀書，准他寫信出來，准他喝酒，也准他抽烟。這樣，他和外面交接只差不能夠開口，僅能寫條子從特爲這件事情設備的一個小窗子口遞出。應用的東西，書哪，音樂器哪，酒哪，他要多少，只消寫一個條子從窗子口遞出來就得了。立了一個合同，把這些條件細細的寫在上面，真是鄭重其事，寫明那律師必須監禁在牢裏整整十五個年頭，

從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四號十二點鐘起，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號十二點鐘止。訂明白要是在期滿之先兩分鐘私自逃走出獄，當然把那些條件一律取消，銀行老板也不給他兩百萬銀子。

那律師在牢裏的第一年，照他的劄記上看起來，感受着非常寂寞，非常煩悶。日日夜夜只聽得皮霞拉的聲音從那廂房裏出來。他拒絕酒和烟。他的劄記上寫道：『酒使人生種種妄念，妄念是犯人的第一個仇敵；此外，再沒有比之獨自喝酒更使人煩悶的事了。』說到煙，他說是把房間裏的空氣弄壞了。那律師第一年只要一些容易讀的書看；言情小說哪，關於罪案和理想的故事哪，悲劇哪等等。

第二年便聽不見皮霞拉的聲音了，那律師只要文學書看。到了第五年，又聽見皮霞拉的聲音了，犯人又要酒。據看守他的人說，這一年中，他只是

吃，喝，睡。他有時大聲叫喊，有時自己對着自己很發火地說話。書，他也不讀。有時夜深了，他還只是坐着寫字。他一寫半天，第二日清早便一齊撕了。也曾聽見他哭過幾次。

到了五年半的時候，那犯人忽然專心研究方言學，哲學，歷史學。他拚命研究這幾門，弄得銀行老板好歹來不及把他的書一齊買給他。四年工夫，他要求買了六百卷書。這也是實在忍耐不住了，銀行老板收到那犯人一封信如下：

『我的親愛的典獄大人，我把這篇文譯成了六國文字了。給精於這種語言文字的人看看罷。請他們細細的讀讀罷。要是他們果然看不出一個錯處了呢，求你老人家派人在花園裏放兩鎗。我聽見鎗聲就曉得我的功夫不是白白的費了。古代和各國的文人都通幾

國語言文字；但他們去研究的時候，當然是爲了非研究不可的。

啊，我要是曉得我果然通了幾國語言文字了，那我就樂極了！」

犯人總算滿意了。那銀行老板果然派人在園子裏放了兩鎗。

後來，第十年之後，那律師靜靜地坐在他的位上單讀新約。銀行老板覺得很奇怪，一個在四年之內讀過六百部學者讀的書的人會用一年的功夫單讀一本書，又容易明白，又不太厚。現在不讀新約，又來研究宗教問題和神學了。

出獄之先的兩年裏，那犯人又讀了許多書，真好機會。現在他又研究博物學了，又讀攏倫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他常常有條子出來，那上面要求同時送一部化學，一部藥物學，一部小說，和一些關於哲學和神學的論文進去。他讀得就像在飄流着的許多木板上面游泳着，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又下死勁

來抱着這一塊，又下死勁去緊緊地抱住那一塊似的。

二

那位銀行老板把這些事一樁樁記了起來，想道：

『明天十二點鐘，他可要得到他的自由了。照合同上說起來，我應該把兩百萬銀子給他了。我要給他的話，我自己就一文也沒有了。我從此便不了啦！……』

十五年前，他的銀子委實數也數不清是多少幾百萬，但是現在連他自己也怕問一問他自己還是有的錢多些呢，還是欠人的債多些呢。買空賣空這種靠不住的生意，他老了還是冒着險去胡做，使得他的生意一敗塗地；這種大胆的，自信的，驕傲的生意人偶然成了一個小小銀行老板，在市場中，本來

也是一時會興運，一時會倒灶的。

那老頭子雙手捧着頭，很失望的樣子，自言自語的道：「這個可惱的東西，……那厮怎麼又不死呢？他不過是四十歲的人。我的幾文錢都要被他拿去結婚去了，享福去了，做生意去了，弄得我成了一個羞得死人的叫化子，還免不了常常要受他兩句話哩：「我的快樂都是承你老賞賜我的。我來搭救搭救你罷。」唉，這怎麼受得了，要想不破產，又不受這種腌臢氣——除非是那厮死了。」

剛剛打三點鐘。銀行老板靜靜地聽着。屋裏的人都睡熟了。但聽得窗外的樹葉被風吹得剝剝剝的響。他悄悄的開了他的鐵櫃，把那十五年不曾開過的那扇門的鑰匙拿了出來，放在他的外套袋子裏，走到屋外來。園子裏黑漆漆的，又冷。又是下雨的天氣。夾雨的風，呼呼地吼着，吹得那園裏的樹

定也不定一定。他雖然睜着他的眼睛，那銀行老板好歹也看不清那裏是地，那裏是牆，那裏是園裏的廂房，那裏是樹。走到園裏廂房的左近，他喊了喊那看守的兩聲。卻是沒有回答。那看守的自然是因爲天公壞不過，暫時躲到廚房裏或是暖一點的房子裏睡他的覺去了。

老頭子想着：『要是我果然依着我那意思去做呢？第一礙眼的就是這個看守的。』

他暗地裏摸摸索索的摸着階級和門，他就走進那座房的廳上去了；又轉進一條小甬道，才擦着一根火柴。那裏是一個人也沒有的。有張把牀，卻也沒有帳子，也沒有被單，擺在那裏；還有一隻冷冰冰的火爐在牆角頭。犯入房門口的封條還是嚴嚴的貼在那裏。

火柴滅了，老頭子戰兢兢的從那小窗子口朝裏面瞧了一瞧。

犯人房子裏有一枝烏隱隱的蠟燭點在那裏。那犯人坐在桌子旁邊。只看
得見他的背後和他頭上的髮合他的手。掀開的書撒滿在桌子上，兩隻椅子上
和桌旁的地毯上。

五分鐘過去了，那犯人動也不動一動。十五年監禁教會他靜坐了。銀行
老板在窗子上輕輕的敲了幾下，那犯人仍舊不動。銀行老板當心地把門上的
封條扯下，拿出鑰匙來開鎖。上銹的鎖霍絡霍絡地響了一陣，那扇門才開開
了。銀行老板以爲裏面一定有驚訝的喊聲和脚步聲了。三分鐘過去了，還是
和先時一樣的沒有聲息。他決意走了進去。

靠着桌子坐着一個人，不像常人的樣子。這是一副尸骸，皮包着骨頭，
頭髮捲了起來而且長，和女人的一樣，鬚鬚蓬蓬鬆鬆的。面色黃黃的，同蜜
蠟彷彿；兩額陷了進去，背脊瘦削而狹，托着頭髮的手檢直是一張皮裹着，

真正不忍看。他的頭髮白得同銀絲差不多了，看着他這副老邁的神情，誰也不信他只有四十歲年紀。桌子上，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張紙，上面寫了許多小小的字。

銀行老板想道：『這厮怕不是睡着了，在那裏夢那兩百萬銀子哩。我只消把這半死的貨望牀上一提，用枕頭輕輕地按上幾按，再精細的檢驗也驗不出來不是好好的自己死了去的。但是，還是等我先把他寫的是些什麼東西看一看罷。』

那銀行老板從桌子上把那張紙拿了起來讀道：

『明天早上十二點鐘，我得到我的自由了，可以和外面的人接見了。但是在我出到門外看見太陽之先，我應當和你們說幾句話。

對着我的清晰的良心和時時看見我的上帝，我老實說罷，我太輕

視了自由，生命，康健，和大家認爲是世界上一點福星的書籍。

『十五年來，我飽嘗了世態了。雖然我從不曾出門一步和人們交接，但在你的書裏，我喝過香甜的美酒，唱歌，深林裏去打獵，愛我愛的婦人，……美的婦人，天仙似的，秉天才的詩人的幻想創造出來的，夜夜來會我，對我說種種奇異的故事，使得我的腦子都沉醉了。在你的書裏，我登過愛爾普盧斯和伯倫克的山頂，早起看日出，夜裏看日落，映得海和山紫金似的。我在那裏看見頂上閃閃的電衝開那雲幕；看見綠的深林，田，河，湖，城池；我聽見百靈鳥唱，我又看見彭人種種的頑耍；我碰到天女的翼，飛來傳上帝的話給我的。……在你的書裏，我也曾陷到地獄底下，做過種種奇異的工作，焚人家的城池做白地，傳播新宗教，

滅人家的國家。……

『你的書給了我無上的知識。歷來人類的無聊的思想已經深深地印在我的腦裏了。我自信我的聰明勝於你們。』

『我現在又看不起你們的書，看不起世上的什麼幸福和知識了。什麼東西都是虛無的，暫時的，都是「空中樓閣」，都是「海市蜃樓」。那怕你嬌，那怕你聰明，那怕你美，終久要離了這個大地之上，和老鼠一樣的到地下去的；你的後代，你的歷史，和綿綿不絕的了不得的人們，終久是如同地球炸裂的時候爆下來的一點火石渣末罷了。』

『你們都是痴子，都走錯了路了。你們把假作真，把醜作美。要是蘋果樹和橘樹上不長果子倒長些蝦蟆和蛇蝎，要是玫瑰花不發

出香味倒發出些馬汗的臭氣，你們必定大大地驚異。所以我笑你們這些將天作地的人。我也不願意叫你們明白。

『我幹出來給你們看看我可真個是藐視人們相依爲命的東西的，我放棄了我也曾睡裏夢裏夢見都是歡喜的那兩百萬銀子，我於今看不起他了。我一定不許我要這個錢，我決意先條件上訂明的時期五分鐘離了此地，取消那個什麼合同。』

讀了之後，那銀行老板把那張紙放在桌子上，合着這個奇怪的人的頭接了一個吻，哭了起來。他走出了那座房。他那怕是做交易折了大本的時候也不會有一次比這一次羞恥。回得家裏來，他往牀上一躺，心緒惡劣，流了半天淚，才睡了。……

第二天早起，那位糊塗看守人急忙忙地跑了來對他說是關在房裏的那個

人，他看見他從窗子口爬到園子裏去了。他去到門邊就不見了。那位銀行老板連忙同他的僕人到那房裏去踏看犯人逃走的痕跡，說他是逃走的。恐怕還免不了有許多無味的謠言，他把桌子上看見的那張紙拿了回來，放在鐵櫃裏鎖着。

過 繼

法國莫泊三(Gay de Maupassant)著

—

過 繼

平排站着兩間可憐見的茅屋，在一座低低的山脚下，離海邊不遠。那兩個農夫各自在他們的不毛之地做他們的工作，養贍家小，每一家有四個孩子。在那兩隔壁的門前，那些孩子，從早到晚，只是在一塊兒頑耍。那兩家的兩個大孩子六歲，兩個小的大約十五個月足：這兩家的成家時期和生育時期，幾乎完全一樣。

兩個做娘的，在這些孩子當中，幾乎認不出誰是她自己的孩子；就是兩個父親也時常弄得不清不楚。八個名字，這個這樣，那個那樣，真是混雜不清；他們要叫一個孩子的時候，須得叫三個名字才叫得着要叫的那一個。

你打從蘆里埠走過去的時候，那第一家是叫做達威奇的，他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第二家是叫做威林斯的，他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這兩個農家窮得湯也難得着喝，山芋也難得着吃，但有充分的新鮮空氣給他們享受罷了。早起七點鐘的時候，中飯的時候，晚上六點鐘的時候，做娘的把她們的子女集在一塊兒吃飯，就像放鴨的把他們的鴨羣聚攏來一樣。那些孩子，依着年紀，團團的圍住一張好似五百年前漆過的桌子坐下。最小的孩子站在那里，恰好齊着桌面。在他們的面前擺着一碗滿滿的水裏浸過的麵包，也有一些兒煮熟的山芋和半棵白菜合三顆蒜子；這幾個孩子直吃到都

不餓了才罷手。做娘的老是自己喂她的最小的孩子。禮拜日弄幾塊牛肉炸炸，就算是一桌豐滿的酒席了；當那一天，做父親的老要把這頓飯慢慢地吃着，並且還說：『我但願天天有這樣的飯菜！』

二

八月裏的一個下午，一輛輕巧的馬車忽然在這兩間茅屋前停住，一個年輕的婦人，她自己拉着繮繩，和坐在她旁邊的一個紳士似的說道：

『啊，看啊，亨婁，你看那一窩孩子！在那灰塵裏頑要的，不是十分可愛嗎？』

那位紳士似的人不回答，這也不是一遭了，他對於這種不願意的羨慕，一見就氣悶，因為他覺得她是責備他似的。

那位年輕的婦人又接下去道：

「我一定要抱他們一抱！啊，我要有那麼一個孩子，——那麼一個可愛的小小的孩子，我不知道怎樣的疼他哩！」

她從車上跳了下來，跑到那一窩孩子旁邊，捉住一個，是達威奇家的，一抱抱住在她的手裏，儘在那孩子的齷齪的臉上親嘴，儘把孩子頭上灰裏似的髮摸來聞，儘把孩子的小手捉來嗅，直弄得那孩子只是掙扎着要逃避她的嚙。

她後來上了車子，很快地去了。但是第二個禮拜日，她又來了，坐在地上，把那孩子抱在懷裏，給他蜜也似的肉吃，也把一些兒糖果散給其餘的孩子，活像一個瘋子。和那些孩子只管頑耍，也不顧她的丈夫好生不耐煩地在車子上老等。

後來她又來了，連孩子們的父母也都和她相熟了。她幾於無日不來，來的時候，袋子裏老是滿滿的裝着糖果和錢。

她的名字叫做亨婁比利夫人。

有一天早起，她照平常一樣來的時候，她的丈夫跟着她一齊下了車；打從孩子們面前經過的時候，他們停也不停一停，這些孩子現在和她當然是很熟識的了，她徑直到達威奇家裏去了。

達威奇和他的妻子正在那裏劈柴預備晚飯，一見兩位不熟的客人走了進來，好生詫異，連忙拿過椅子，請他們坐下，侍候他們說他們的來意。那位年輕的婦人吞吞吐吐的說道：

『我的好朋友，我來看看你們，因為我十分……因為我十分想把你們的……你們的孩子抱……抱了去。』

那農夫聽了這話，莫名其妙，心裏很詫異，無從回答。

她透了一透氣又接下去道：

『我們沒有一個孩子，我和我的丈夫真的很孤單可憐。……我們願意把你們的孩子抱去撫養成人……但不知你們願意我們把他抱了去嗎？』

那農夫的妻子這才有點明白了。她說道：

『你要把我們哈樂抱了去嗎？啊，不能，一定的，那是萬萬不能的！』

亨婁先生接下去道：

『我的妻的話委實沒有說得明白。我們是要把你們的孩子過繼了去的意思。他將來依舊是可以常常來看你們的。要是他果然是一個好孩子的時候，（依我看來，他一定是一個好孩子），他就可以替我們接代了。要是我們或者會有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們的家當，當然是歸他們兩個人均平承受的。還

有一說，要是他不願意受我們的看顧，到了他成人的時候，我們一定請出一個證人來，證明我每月給他二千佛郎，用他的名義存在銀行裏，任他自由去用。因為他的關係，我對於你們兩位當然也要特別看待，從如今起，每月我供給你們一百佛郎，決不間斷，一直到你們百年的時候為止。現在你們都明白清楚了嗎？」

那農夫的妻聽了這一番話，大怒道：

『你要我們賣哈樂嗎？唉，萬萬不行！——這種事情怎麼好向人家做娘的開口？我是萬萬不能答應的！——這真正是一樁大罪過！』

那農夫的臉上現出很感動的樣子，一句話也沒有，把頭對着他的妻子只是點個不住，表示很以她的一番話為然的樣子。

享婁比利夫人大失所望，哭了起來，轉過背去，朝着她的丈夫，嗚嗚咽

咽的，就像一個孩子要一件心愛的東西要不到手的時候一副情景，哭着道：

「亨婁啊，他們不願意！他們都不願意！」。

他們後來又計較了一個法子，希望哈樂的父母回心轉意。

「但是，我的好朋友，你們應當把你們的孩子的將來想一想，你們應當把你們的孩子的快樂想一想，你們應當把你們的孩子……」

那農夫的妻子更加發火了，說道：

「我們很明白，我們有什麼不曉得的，我們心決意定了。請罷。我們再也不願看見你們有一個在我們的左近來走動了。居然要把人家的兒子抱了去哩！真正是罪過！」

亨婁比利夫人走了出去，忽然想起有兩個小小的孩子，她也顧不得了，她明知哈樂的娘十分討厭她，但她忍不住去湊着她的耳朵悄聲問道：

『但是，還有那一個孩子，可也是你們的？』

達威奇在旁邊說道：

『不是的，他是隔壁的；你要看他們，請到隔壁去。』他說了這話就回到茅屋裏面去了，又被他的妻迎面怪了一頓。

亨婁比利夫人果然尋到隔壁去了。她這一次的話尤其說得中聽，尤其小心謹慎，手段尤其來得油滑了。

那兩個脚色起初也搖搖頭表示不願意的樣子；但是他們後來聽說每月有一百佛郎津貼，覺得這件事情倒應當仔細想一想哩，兩個人的臉上現出商量的模樣，好生心動。他們也着實疑心不決了好半天。後來那女的問丈夫道：

『你看這件事怎麼樣？』

他直切了當地道：

「我看倒也沒有什麼要緊。」

捏着汗生怕又要遭拒絕的亨婁比利夫人這才把她的孩子將來怎樣怎樣過快樂的日子，怎樣怎樣將來她要給他多少錢財說了一遍。

那農夫又要求道：

「每年一千二百佛郎的津貼要請一個證人證明一下罷？」

亨婁比利夫人連忙道：

「當然，當然，就從明天付起。」

那農夫的妻正在沉思，插嘴道：

「一百佛郎一個月就要把我的孩子奪了去；這孩子再過兩年就能做活活的。我看應當給我們一百五十佛郎一個月。」

亨婁比利夫人忍不住了，立刻答應了她的要求；她馬上就要把那孩子抱

了去，所以她就先拿出一百佛郎付了他們，又催着她的丈夫即刻寫了一張憑據。當時又把村長和一個鄰居請來做了證人。

亨婁比利夫人說不出的高興，把那哭哭啼啼的孩子抱了去，就像一個人在拍賣場上競買着一宗心愛非凡的貨色一般。

達威奇家的人在門前看見了隔壁這樣情狀，他們雖然不作一聲；但臉上也現出幾分悔不該一口拒絕的模樣。

三

威林斯家裏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每一個月，他的父母只滑到證人那裏去取一百五十佛郎；但是他們也有幾分氣惱，因為隔壁那個達威奇的妻子常常到這家到那家去訴說他們十分狠心，居然把兒子賣了——真是奇談，

真正是一樁齷齪不堪的事，真正是不道德！

有的時候，她把哈樂抱在手裏，威風地大聲地對着他說些不管他懂也不懂的話：

『我不賣你，我不賣你！我再也不肯賣我的兒子！我不賣我的兒子！再
也不賣，再也不賣！我是一個窮人，但我却不賣兒子！』

接連幾年，無一天不聽見隔壁門口或窗口時時有笑罵的聲浪。達威奇的
妻子自己覺得她不會賣兒子，她的道德，在這個村莊上要算是第一個了。就
是碰着她談談心的人却也說：

『窮人遇着那種動心的機會，果然是難得了，但你決定要那個樣子，真
正是一個好娘！』

她在這個村莊上真要算一個名譽最好的婦人了。那時哈樂已經十九歲，

常常聽見這些話，覺得他的命運比隔壁那個朋友真好得多，因為他的父母不
因窮苦把他賣了！

這時節，威林斯家每月有一筆津貼，日子過得很舒服；但達威奇家却窮
的不堪了。他們的大兒子當兵去了。二兒子死了；只有哈樂一個跟着他的老
父做工，供給老娘和兩個妹子。他現在正二十一歲，一日清晨，看見一輛很
漂亮的馬車在這兩間茅屋前停住。一位年青的紳士，帶着金表和金鍊，下了
車，和一個髮白的婦人握了一握手。那老婦人對他說道：

『是在那邊，我的孩子，是在那邊屋裏。』

那少年好像回家一般，徑直向威林斯家裏走了進去。

他的老娘在那裏洗腰布；他的老父，瘦瘦的，靠着竈邊打盹。少年進去
時，兩人一齊抬起頭來。那少年說道：

『爸爸，你好，媽媽，你好。』

他們很驚異，站了起來。那老婦人不知道怎麼好了，隨手把肥皂丟在水裏，道：『啊，你是我的兒子嗎？你是不是我的兒子？』

他抱着他的老娘，撲在懷裏，說道：

『母親，你好嗎？』那時候，老頭子無力地說了一句話，但他也聽明白了：『啊，喬因，你回來了！』他好像幾個月前在那裏也曾看見過他一次似的。

他們叙會了一會之後，都認得了，父母帶他出去會會隔壁鄰居。他們很威風，先把他帶去會了村長，再去會地方上的人，然後去會牧師和學校裏的校長。

哈樂在茅屋前面看見這位幸連兒經過。那一晚，吃晚飯的時候，他對着

他的娘道：

『你從前讓那位有錢人把威林斯的兒子抱了去，真有幾分歎氣。』

他的娘很氣地回答道：

『我不願意賣兒子！』

達威奇一句話不說。兒子又大聲地道：

『這樣犧牲還不是大大的不幸嗎？』

那時候老頭子才惱了道：

『你難道怪我們不應該不把你賣了嗎？』

兒子居然回嘴道：

『是的，我怎麼不怪你們呢？你們真笨！你們這種做父母的真害兒子不淺！我也不願你們了。』

他的好老娘坐在那裏一面吃，一面哭。她哭了好一會，只喝了幾瓢湯，還有一半，喝不下咽，潑了：

『但願你將來把你的兒子養得好好的就是了！』

少年厲聲地道：

『我要曉得是這個樣子，我真不要來出世了！剛才看見隔壁那位朋友的時候，我的心登時灰了。我自己對自己說道：看看你現在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你看就是了！我此刻就離了你們，省得天天受你們的腌臢氣，省得累你們養我！我再也不忘了你們就是了，再也不忘！』

老夫妻兩個一聲不響，只是傷心地昏迷地看着他闖。

他又說道：

「我再也不能在家裏耽擱了。我倒不如去得遠遠的，隨便在那裏尋飯吃去！」

他把門開了。只聽得一陣非常熱鬧的聲浪。原來是威林斯家慶賀兒子回家哩。

哈樂大踏步出去了，還回轉頭來道：

「老不死的賊，我從此和你們一刀兩斷！」

他那一晚就不知道那裏去了。

一個女瘋子

法國莫泊三(Gay De Maupassant)著

愛多倫是一個打山鵝的，他對我說道，我記起來了，我記起戰時（指普法之戰，一八七〇—一八七一。）的一樁慘事來了。

我家住在喀密耳城外，你是知道的。普軍進據我們那裏的時候，我還住在那裏。我的一個鄰居是一個瘋子，她雖然沒有性命之憂，但着實也是一個飽經患難的傷心人。她當二十五歲的時候，在一個月內，死了她的丈夫，死

了她的老父，又死了她的才生下地的孩子。

死一進了人家的門，他就時常來，就像認着一個老主顧了。

那不幸的年輕的婦人連遭這種大故，在床上昏昏沉沉的病了六個星期之久。一場烈病之後，少氣無力，她只是在牀上躺着，動一動也艱難，也不能吃一點什麼東西，惟有兩隻眼睛還能轉動。在她旁邊的人，有時請她起來坐坐，她就喊着叫着的，似乎人來殺她了。所以他們也只好聽她躺着，不過每天招呼招呼她洗洗臉，或者到了不得不換被褥的時候替她換換罷了。

服事她的一個老媽子，有時給她一點可喝的飲料喝，有時給她一點可吃的東西吃吃。那病人苦惱到一個什麼樣子的地步呢？沒有一個人知道，因為她始終不能開口。她是憶念着那死了的嗎？她是心緒惡劣，把那已往的事一些兒也不能清晰地記起來了嗎？或者是她的腦筋自從受了極大的變故的打

擊，已經和死水一樣的不流動了呢？

十五年來，她只是這樣過日，只是在這個房裏躺着，很少生人之趣。

戰事發生了，十二月一號，普軍進據喀密耳。我記得很明白，就像昨天的事一樣。那時地上結了冰，我實在冷得沒法了，正在一張長凳上躺着，只聽得那起勁的合拍的軍隊經過的步聲。我從窗子口看見他們過去。

他們接連不斷的走了去，個個兵士都是那種德國特有的怪模怪樣的傀儡似的步伍。一進了城，軍官就叫兵士占據民房。我那裏來了十七個兵士。我的鄰居，那瘋了的婦人的家裏，也派來十二個，那兵頭當然是普國那種粗暴蠢笨的模樣的。

普軍初進城時的次序倒還罷了。他們當時不得不把那婦人病的可憐的情形對兵頭陳說，他聽了却也不大放在心裏。但他後來覺得這個婦人爲什麼一

個人也不會看見她一面呢。他便去盤問她的病情，那老媽子只得又把她連遭大故，病了十五年，不能離牀的情形，細細的對他說了。他聽了她的話，自然，老大不信，以爲這個可憐的人，是有意傲慢地躺在牀上，藉此不見一個普兵，不對他們說一句話，連睬也不必來睬他們一睬。

他硬要看看那婦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所以老媽子只得把他引進房裏去。他打着條頓的粗莽聲調道：

『你好好的走下樓去，讓我們仔細把你打量打量。』

她的沒光的眼睛只是對着他，但一點什麼表示也沒有，一句話也沒有。

他又道：『我實在不願意看這種樣子，明天你要是再不好好的替我到樓下去，我總有法子叫你下去就是了。』

病人依舊沒有表示，動也不動，委實是連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也不會看

得明白。

他以為她這樣不聲不響的是公然傲慢，大怒。他道：『明天你要是下去——』說了，他就出去了。

二

第二天，那老媽子急壞了，沒了法，只好來把她的衣服著起來；但那可憐的婦人那裏有知覺，還只是喊着叫着的暴躁，不願意。

那兵頭火冒冒的直奔到樓上去，嚇得老媽子跪在地下哀求：

『先生，她不願意起來，她不願意起來。可憐可憐她罷，饒恕了她罷！她真個是不幸哪！』

那兵頭雖然是火冒冒的，但他看見這副情景，倒也呆了一呆，搭着兩隻

手，狠不起心腸來叫他手下的人把她拖下牀。他後來笑了笑，似乎想着一個極好的方法了，打起德國話來下了一個命令。

後來我看見幾個兵士抬着一個被褥裹着的人出來，就同戰場上抬着一個傷兵一樣。病人在裏面動也不動，也不聲響，就像還在房裏的牀上睡着一樣的安靜哩。一個兵士跟在後面，手上拿着一捆女人的衣服！

那兵頭一面搓着手，一面說道：

『我看你再能在房裏靜躺着不能了。』

後來我看見他們把她抬到伊密維利深林裏面去了。

兩個鐘頭以後，兵士回來了，但她却不見。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會看見過那婦人一面。他們把她怎樣處置了呢？他們把她抬到那裏去了呢？我們真莫名其妙。

大雪成天成夜的下着，大地與深林都慢成了白色。狼的膽子也大了，竟到我們的門前來喊叫起來。

我的心裏總忘不了那不幸的婦人，我幾次到普軍總司令部門前去看看可有什麼動靜。有一次，我幾乎吃着一鎗。

三

春天來了。駐紮在我們那裏的普軍開往別處去了。我隔壁的門依舊是關着。門前的草長得蓬蓬地。那女媽子在舊冬也死了。這一樁慘事也沒有什麼人注意；但我總是時時刻刻的離不了心頭。普軍到底把那個婦人怎樣處置了呢？她到了林子裏可曾逃去呢？有沒有人看見她，雖然不知道她的來歷，但已經把她送到病院裏去了呢？我這種疑惑再也不得明白；但是過了許多時，

我心頭的這種焦急也就漸漸緩和了。

秋天又到了，山鵲一陣陣地飛過；我的本行丟開手多時了，我自然而然的向那林深處走了去。長喙的鳥被我打着四五隻，有一隻落在一個亂草幔着的山坑裏不見了。我不得不到山坑裏去找，誰知道在那裏看見一個死人的頭顱和幾根白白的枯骨。我心裏猛然想起那個瘋婦人來，就同被人打了一拳似的。在這個樹林裏，最倒霉的那一年，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但我也并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我覺得我當時看見的枯骨一定就是那個不幸的瘋婦人的。

我登時完全明白了。他們一定把她放在被褥裏弄死了才把她放到那冷而且靜的深林裏去，並且尊重她的決不離床的心願，任她在那厚而且白的雪上躺着，手也不必動，脚也不必動。

後來當然是被狼吃了。

她的破床當然是被飛鳥啣了去做巢去了。

我把這樁事牢記在心頭，再也忘不了。大願我們從今以後再不要看見戰爭了！

人 偶

捉迷藏

俄國梭羅古勃(Fiodor Solrgunb)著

一

利來克的養育室裏的東西無一樣不是明朗的，漂亮的，令人歡喜的。利來克的嬌小的喉嚨使得她的媽媽非常高興。利來克是一個最有趣的小孩子。真個沒有這樣可愛的孩子，從不會有過，也不會有。利來克的媽媽，愛萊克娜，很知道的。利來克的眼睛又黑又大，她的兩頰真個是長得玫瑰似的，至於她的小小的嘴唇，那真是生來接吻和笑的。利來克還不單靠這些使得她的

媽媽鍾愛。她是她的媽媽的獨子。因為這個原故，利來克只要動一動，她的媽媽就高興得什麼似的。抱住利來克坐在她的膝頭上，和她頑耍，這真是莫大的幸福；拿起這孩子的小手來聞聞——那真是一件和一只小鳥一樣活潑而光滑的東西。

老實說，愛萊克娜只有在她帶她的孩子的屋子裏感覺着愉快。只要和她的丈夫在一塊兒就覺得冰冷了。

這也許因為他愛的是冰冷——他愛喝冰冷的水，呼吸冰冷的空氣。他老是冷冰冰的，就是笑一笑也是一副嚴肅的面龐，只要他走過，連空氣都是冰冷的。

馬德士維去和愛萊克娜的婚姻，並沒有什麼愛，也沒有什麼算計，只不過是照例的一回事罷了。他是一個三十五歲的男子，她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少

女；他們的門第相當，出身都很高貴；他正希望娶一個妻，那時候恰好也正是她須要一個丈夫的時候。

愛萊克娜覺得她的未來的丈夫一定是能相愛的，所以她感覺着的只是快樂。他很文雅，又很斯文；他的智慧的灰色的眼睛常常包含着尊貴的表示；他委實是一個無可批評的溫和的負責的未婚夫。

新娘子也是長得很標致的；她是一個高高的個子，黑眼睛的，烏油髮的姑娘，有點像胆小，但很機警。他是并不注意她的粧奩的，可是使得他很高興，她也頗有一些東西。他的親戚很多，至於她的娘家，也是很好的，有勢力的。這些，在相當的時候，也許是可以證明是很有用的。始終是無可批評的樣子，很機警的樣子，馬德士維去守着他的位置，也不太過分，使得人們妒忌他，也不太不及，使得他自己去妒忌別人——什麼事情都得乎其中，

恰如其分。

他們結婚以後，馬德士維去從來不曾說過他的妻一半點差錯。後來，但是，當他的妻懷了孩子的時候，馬德士維去在別的地方不免發生了一些暫時的性質的關係。愛萊克娜知道了，使她很驚訝，但這個於她並沒有多大的損害；她不安定的期待着她的小天使，她把什麼念頭都一口吞在肚子裏。

一個女孩子生下地了，愛萊克娜把她的整個的心都放在她身上去了。起初的時候，她常常很高興的把利來克的叫入歡喜的瑣瑣碎碎的事情說給她的丈夫聽。但是她馬上發現她的丈夫聽了她的話並不覺得有一點點有趣味的樣子，只不過客氣一兩句而已。愛萊克娜和他漸漸愈離愈遠了。她抱着不樂意的情感去愛她的小小的女兒，正如別的婦人，被她們的丈夫欺騙了，把她們的愛在她們遇到的年青的戀人面前去表示一樣。

『媽媽，我們來腳迷藏罷，』利來克這樣叫着，把『捉』字的聲音講錯了，所以『捉迷藏』成了『腳迷藏』。

這種可愛的沒有能力把話說清的情形常常使得愛萊克娜現出傷心的快樂的一笑。利來克隨後跑去了，她的兩條小小的肥腿在地毯上跑着，躲在她的牀邊的帷幕後面。

『Mamma，媽媽！』她的甜蜜的，笑着的聲音叫着，她的一隻滑稽的小眼睛還朝外瞟着。

『我的困在那裏？』母親問着，一面左尋右尋，使得她的孩子相信她委實不會看見她在那裏。

利來克在她躲的那個地方湧出她的波浪似的笑聲來。她走出一步來的時候，她的媽媽做出剛剛看見她的神氣，一把扯住她的小肩頭，很歡喜的叫起

來道：『在這裏，我的利來克！』

利來克笑了半日，很高興，她的頭靠住她的媽媽的膝頭，整個的小身子蜷伏起來窩在她的媽媽的兩隻雪白的手裏。她的媽媽的眼裏充滿了感動的情緒。

『現在，媽媽，你去躲起來，』利來克說道，當她止住了笑的時候。

她的媽媽走去躲了。利來克掉轉身來假作不看的樣子，但她偷偷的時刻瞟着她的媽媽的行動。媽媽躲在碗碟櫥後面，叫道：『Justin，閉！』

利來克在屋裏的這裏那裏都去尋遍，和她的媽媽先時一樣，要叫相信她委實是在尋覓——雖然她老實的早就知道她的媽媽是站在什麼地方了。

『媽媽在那裏？』利來克問。『她不在這裏，她不在這裏，』她一面說着，一面這裏尋，那裏尋。

她的媽媽站着，氣也不敢透，頭貼着牆，把頭髮都弄亂了。她的嘴唇上現着真幸福的笑。

奶媽，菲多耶，一個好性格又和善，不過有點笨的婦人，她看見她的女主人的這種特殊的情狀，笑了起來，似乎是說她真不好怎樣不以正當的婦女這種反反復復的態度爲然的似的。她自己心裏在想道：『這做娘的自己簡直是一個小孩子——你看她是怎樣的興奮呵。』

利來克更走近她的媽媽身邊了。她的媽媽對於這個遊戲感覺着真有趣，更加緊張起來了；她的心頭拍拍搭搭的跳着，她更加緊緊的貼着牆，把她的頭髮更弄亂了。利來克終於看見了她的媽媽站着的那個角落裏，很高興的叫起來。

『我找着馬，』她叫得怪響怪高興，又把她嘴裏說出來的字的聲音弄錯

了，使得她的媽媽覺得說不出的快樂。

她把她的媽媽扯到房間當中，快活極了，大笑；利來克的頭依舊貼住她的媽媽的膝頭，嘴裏一面不清不白的說，說個不歇，說她那甜蜜蜜的簡短的話，又有趣，又有點拙笨似的。

馬德士維去正在這個時候走近養育室來了。從那半開着的門裏，他聽見大叫聲，高興的笑聲，鬧吵聲。他走進了養育室，面上帶着表示同情的冷酷的笑；他穿得無可批評的齊整，新鮮，端正，四周的空氣登時是乾淨的，新樣的，冰冷的。他加進她們的活潑潑的遊戲，他放射出來的冷冰冰的態度弄得她們不知道怎樣才好了。就是菲多耶也覺得羞愧，一時爲了她的主婦，一時爲了她自己。愛萊克娜馬上也就靜了，冰冷了——這股氣一傳傳到女孩子身上，她也不笑了，靜靜的凝着神注視着她的爸爸。

馬德士維去把房子的四面看了一遍。他愛到這個地方來，因為這裏的什麼東西都佈置得十分華麗，這是愛萊克娜的意思，要把孩子騙得住在這個地方，唯一的方法只有靠這些最可愛的東西。愛萊克娜自己也穿得很有風致；這個，也一樣完全是爲了利來克，是她的本意。只有一件事，馬德士維去無法調和，那就是他的妻時常總是在這個養育室裏。

『這正是如我所想的……我知道會在這個地方找到你，』他含着嘲笑的神氣自卑地說道。

他們一齊離開了養育室。他跟在他的妻後面出門口的時候，馬德士維去偶然換了一個方式，低聲下氣的說道：『有的時候讓那女孩子不要和你在一塊，你覺得不好些嗎？這個，你看呢，孩子是應該養成獨立的習慣的。』他這樣剖析地回答愛萊克娜的謎似的注視。

『她還小呢，』愛萊克娜道。

『不問怎樣，這不過是我的一點小小的意見。我并不堅執着的。那是你的天國。』

『等我想想看，』他的妻這樣回答，笑着，同他一樣，冷冷的，但很懇切。

隨後，他們就開始談一些別的事務了。

一一

奶媽菲多耶，那一晚，在廚房裏坐着，和那靜默的媽子德耶同那會講會說的老廚子阿卻士耶談到女主人，又談到孩子同她的媽媽怎麼樣喜歡『捉迷藏』——『她把她的面孔躲了，叫着「hide!」』

『女主人自己也和一個小孩子一樣哩，』菲多耶又說，笑着。

阿部士耶聽了，好像有禍事似的把頭搖着；她的面孔上現出嚴肅和要罵的神氣。

『小女主人玩玩這個，管他，那還不要緊；但是女主人也玩起這個把戲來，那真不好。』

『爲什麼？』菲多耶詫異地問道。

她一面這樣詫異地問着，一面她的臉上現出一個木頭的，粗漆的木偶似的。

『真的，這個是很不好的，』阿部士耶武斷地說了一遍又一遍，『非常不好！』

『真的嗎？』菲多耶說，那時候她的臉上那種詫異的表現更加利害了。

『她會這樣躲，躲，躲到不知那裏去的，』阿邵士耶說着，說不出的低低喊喊的，一面朝門外瞭了瞭。

『你怎麼說？』菲多耶說，很害怕的樣子。

『我說的是真話，記住我的話好了，』阿邵士耶只管這樣很明顯的悄悄的說了又說。『這是最明白的預兆。』

那老婦人，她自己，也發明了這是一個預兆了；她覺得很有點驕傲，她也明白了。

三

利來克睡了，愛萊克娜坐在她自己的房間裏，想那利來克的嬌柔可喜。利來克在她的想念裏，先是一個甜蜜的，一點兒大的女孩子，然後是一個甜

蜜的，大的女孩子，然後又是一個可愛的小小的女孩子；照這樣，一直到末了，她依舊是媽媽的小利來克。

愛萊克娜料不到菲多耶走到她跟前來停住脚站在她跟前了。菲多耶的面孔上充滿了憂愁，驚慌。

『太太，太太，』她輕輕的說着，聲音有點戰抖。

愛萊克娜站起來了。菲多耶的面孔使她着慌。

『什麼事，菲多耶？』她很關心的問。『利來克出了什麼岔嗎？』

『不是的，太太，』菲多耶說着，用手勢叫她放心，請她坐下。『利來克睡了，願上帝保佑她！不過我有句話要說——你知道——利來克常常愛躲起來——這個是不好的。』

菲多耶的兩隻眼睛釘住她的女主人，那雙眼睛，因為懼怕，睜得圓骨骨

的。

『爲什麼不好？』愛萊克娜問，有點惱怒，不甘心屈伏於暗昧的畏懼似的。

『我不能告訴你怎樣不好，』菲多耶說，她的臉上表示着堅決的神氣。

『請你說得明明白白的，』愛萊克娜淡淡的說道。『你說的我還不大清楚哩。』

『你知道嗎，太太，這是一種預兆。』菲多耶突然的解析，面上有點難爲情的樣子。

『瞎說！』愛萊克娜說道。

她不願意再聽這個預先告知的什麼預兆了。但是，好像，在她的心頭也有一點畏懼與愁慮的感覺，她覺得這個荒謬絕倫的故事，也許會把她天大的

快樂的夢想打消，也許會使她老大的煩惱。

『當然，我是知道文明人再也不信什麼預兆的，但這個真是一個壞的預兆，太太，』菲多耶又悲苦似的說，『這小姑娘會躲，躲，……』

她登時掉下淚來，嗚嗚咽咽的。『她會躲，躲，躲了去的，天使似的小小的魂靈，到陰森森的墳墓裏去的，』她繼續着說，一面用她的腰布揩她的眼淚。

『誰對你說的？』愛萊克娜的嚴肅的低低的聲音問着。

『阿部士耶這樣說的，太太，』菲多耶回答；『這是她曉得的。』

『曉得！』愛萊克娜很不高興的叫起來，她還是用力制裁住她的突然的惱怒。『真正胡說！你將來不要再拿這種意見來告訴我了。現在你去罷。』

菲多耶，垂頭喪氣的，很感傷，離開了她的女主人。

『真正胡說！利來克會死！』愛萊克娜自己這樣想，要把這種冷酷的畏懼的感念制住，這些感念，在她的心頭的，便是利萊克也許真個會死。愛萊克娜，左思右想，認為這些婦人的預兆的迷信完全是由於無智無識。她看得很明白，一個小孩子的平常的遊戲和小孩子的生命是決不會有關係的。那一晚，她用力要叫她的心裏去想別的事情，但是她的念頭自然而然而的一轉就轉到利來克愛躲起來這件事上去了。

當利來克還小的時候，當她學會了認識她的媽媽和她的奶媽了的時候，她有時坐在她的奶媽的手膀上，很快的做一個滑稽的歪臉，笑迷迷的躲在她的奶媽的肩下去了。然後，她又很狡猾的朝外面看看。

後來，那女主人不在養育室裏的那一刻工夫，菲多耶又教會了利來克躲起來；利來克的媽媽進來的時候，看見她的孩子躲起來真是說不出的可愛，

自己也就和她的小女兒玩起捉迷藏來了。

四

第二天，愛萊克娜，聚精會神的高高興興的照應利來克，把昨日菲多耶的話完全不記在心裏了。但是在她仍舊回到養育室裏去的時候，在她叫了開飯之後，她又聽得利來克在一張桌底下叫起『tin-tin!』來，她的心裏登時感覺着畏懼。雖然她自己立刻責備她自己無緣無故的也迷信起來，她仍舊不能與高采烈的同利來克玩這個最心愛的遊戲了，她要利來克的注意放到別方面去。

利來克是一個可愛的服從的孩子。她願意遵循她的媽媽的新希望。但是她躲開她的媽媽到角落裏去躲慣了，叫『tin-tin』也叫慣了，一日她至少

也要一次玩一玩這種遊戲。

愛萊克娜不顧一切的要使利來克高興。但是這個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不停的，可怕的念頭時時來擾亂他們。

『利萊克爲什麼常常的記着 *gigg*！的叫呢？怎麼她會這樣不討厭一件事——總要合住她的眼睛，把臉躲着呢？大概，』愛萊克娜想，『她生出來就不及別的孩子，他們是對於什麼事物都有味的。倘若這個是對的，這不是先天不足的關係？這不是一棵無意長生的嫩苗嗎？』

愛萊克娜被預兆真苦透了。她當着菲多耶面前停止和利萊克捉迷藏覺得有點羞愧。這個遊戲真使她有點尷尬，尤其尷尬的是她真愛玩這種遊戲，也不知是什麼力量叫她躲開利來克，又去把躲着的孩子尋出來。愛萊克娜自己有時玩一次或兩次，但她實在是提心弔胆的。她覺得背着良心犯了罪了。

愛萊克娜過的日脚真苦惱。

五

利來克差不多要睡了。不一會她就爬上了她的小床，四面有網保護着，她的眼睛，因為疲乏，要合上了。她的媽媽拿了一條藍毯替她蓋着。利來克把她的小手從毯裏伸出來，張開，抱住她的媽媽。她的媽媽彎了下去。利來克將睡的臉上現出細心細意的樣子，吻住她的媽媽，讓她睡在枕頭上。她的小手放進毯去的時候，利來克輕輕的說：『手手，tin-tin！』

媽媽的心都碎了——利來克躺在那裏是那樣的小，脆弱，靜靜的。利來克笑迷迷的，合上兩眼，輕輕的說：『眼睛，tin-tin！』

然後更輕輕的：『利來克，tin-tin！』

一面說着，一面睡了，她的臉貼住枕頭。她睡在毯裏這樣的小，這樣脆弱。她的媽媽的含愁的眼只是對着她。

愛萊克娜站在利來克床邊站了好半日，小心在意的耽驚受怕的看着她。

『我是一個母親：我真不能夠保護她嗎？』她想，她怕種種毛病會來侵襲利來克。

那一晚，她禱告了許多時候，但是她的禱告救不了她的憂愁。

六

又過了幾日。利來克傷風了。她在晚上發起熱來。愛萊克娜，被菲多耶叫醒，走到利來克身邊，看見她的熱燒得什麼似的，真無力，真苦楚，她立刻記起可恨的預兆來了，這是她第一次的失望。

一個醫生請了來，平常遇到這種事的時候應該預備的，都佈置了——但是，無可奈何的事終於碰到了。愛萊克娜極力安慰她自己，希望利來克會全愈，也會笑，也會嬉——不過這個在她實在是不可想的快樂了！利來克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沒有了神氣。

大家假做出平安來，使愛萊克娜不要驚慌，但是他們的隱秘的面孔只不過使她更加煩憂而已。

更叫她不快活的莫如菲多耶反反復復的說，夾雜着嗚咽：『她躲了，她躲了，我們的利來克！』

愛萊克娜的思想紊亂了，她實在捉摸不定發生出來的究竟是什麼事。

熱燒壞了利來克，有時候她完全失了魂魄，不省人事似的說話。但她透轉氣來的時候，她忍住痛苦，疲乏，又像是好好的；她對她的媽媽微笑，讓

她的媽媽不要看見她苦痛得麼似的。三日過去了，昏昏沉沉的。利來克實在沒有神氣了。她不知道她差不多要死了。

她的朦朧的眼睛看了她的媽媽一眼，發出不清不楚的僅僅聽得見的，破啞的聲音：『*tiu-tiu*，媽媽，叫一聲 *tiu-tiu*，媽媽！』

愛萊克娜把她的臉躲在帷幕後面，靠着利來克的床。多麼悲慘！

『媽媽！』利來克叫，幾乎是聽不見的聲音。

利來克的媽媽彎在她身上，利來克，她的視線更朦朧了，這是她最後一次看見她的媽媽的慘白，失望的面色。

『一個白的顏色的媽媽！』利來克低低的說。

媽媽的白面孔不清楚了，利來克眼前的什麼東西都是黑漆的了。她住捉床邊用她的無力的手，低微的叫：『*tiu-tiu*！』

她的喉嚨裏有些東西胡盧胡盧的；利來克很快的開了開合了合她的慘白的嘴唇，死了。

愛萊克娜真是說不出的傷心，離了利來克，出到房外去。她碰見了她的丈夫。

『利來克死了，』她的輕輕的，慘痛的聲音說道。

馬德士維去焦急地望着她的慘白的面孔。她以前那樣活潑潑有生氣的可愛的狀態，現在這種不省人事的樣子，使他受了天來大的一個打擊。

七

利來克穿著起來，放在一口小小的棺材裏，抬在廳裏。愛萊克娜站在棺材旁邊，呆呆的對着她的死了的孩子。馬德士維去走近他的妻，安慰她，冷

冰冰的一些不著邊際的話，要把她拉開棺材邊。愛萊克娜笑了起來。

『去罷，』她輕輕的說道。『利來克是在玩哩。她一會子會起來的。』

『西瑪，我的親愛的，你不要煩惱，』馬德士維去輕輕的說，『你應該順從你的運命。』

『她一會子會起來的，』愛萊克娜執着說，她的眼睛死釘住那死了的女孩兒。

『西瑪，你不要煩惱了；』他一再說着。『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這是十九世紀不會有的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他說了這些話，不一會，馬德士維去感覺他們總是格格不入。他有點惱亂與難受。

他扯住他的妻的手，很小心的引她離開棺材。她并不反對。

她的面孔上安靜得多了，她的眼睛也乾了。她走進養育室，在房裏走來走去，把利來克時常躲起來的那些地方看看。她在房裏走了又走，一會又彎到桌子底下去看看，一會又彎到床底下去看看，嘴裏依舊高高興興的只是叫着：『我的小孩子在那裏？我的小孩子在那裏？』

她把房裏走遍，有一次，她換了樣子，不這樣尋了。菲多耶，不動，垂頭喪氣的，坐在角落裏，很驚愕的注視着她的女主人；然後，她登時嗚咽地哭起來，大哭：

『她躲起來了，躲起來了，我們的利來克，我們的天使似的小靈魂！』
愛萊克娜戰抖着站住，迷惘地看着菲多耶，哭泣着，悄然的離開了養育室。

八

馬德士維去趕緊安排安葬。他看見愛萊克娜受不幸的打擊太大，爲了她的原故，在利來克葬的時候，他應該叫她消遣消遣，安慰她。

第二天早晨，愛萊克娜特別穿得齊整——這是爲了利來克。她走進廳的時候，在她和利來克之間有許多人。牧師和女庶務員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藍色的烟雲在空中裊裊，以及香料的氣味。她走近利來克的時候，愛萊克娜的頭說不出的昏沉。利來克躺在那裏，靜靜的，慘白的顏色，可憐的笑容。愛萊克娜的頰貼着棺材邊，輕輕的叫：『*tiu-tiu*，孩子！』

小孩子不答應。接着是一陣忙亂和紛擾的情形在愛萊克娜四周；奇怪的敷衍的面孔彎到她面上，有的拖着她，扯着她——利來克不知道被抬到那裏

去了。

愛萊克娜直站了起來，很懊喪的嘆息，笑着，大聲喊道：『利來克！』

利來克被抬出去了。媽媽在棺材後暈倒了，失望的哭，但被拖了起來。

她在門旁跳着。利來克的棺材打那裏抬過，坐到地板上，從罅隙處看出去，她叫喊起來：『利來克，*tu-tu!*！』

然後，她的頭在門後出來了，大笑。

利來克很快地被抬着離開了她的媽媽，那些抬她的好像是跑而不是走。

